

自由人

何李麗珍

記得一次，我在英國自由行的時候，走進一所古老教堂參觀。突然聽到廣播，請各遊人暫停觀賞，各自以自己的語言及形式向天父禱告，而領禱的是以英語背誦天主經。於是，我就以廣東話代表中華民族向天父祈求。雖然耳伴傳來不同的聲音，卻不覺得巴貝耳的混亂，而是美妙和諧，共融團結之聲，這些聲音帶領我更走近天主，使我的禱聲更加熱切，就像置身於修復了的巴貝耳，天地萬物同聲讚美宇宙的主宰。

我非常喜歡四處遊歷，但我不忘到聖堂參與彌撒。我常告訴朋友，用廣東話朗誦信經是比任何語言的背誦快，這是我經驗所得。我已經習慣無論我參與任何語言的彌撒，只要那彌撒程序與香港相同，我也可毫不分心地以廣東話對答經文，那管是韓文、日文、西班牙文、葡萄牙文、拉丁文...因為我心中敬拜的是普世萬民的天主。只有一次，我在蘇格蘭參與一台主日彌撒，神父仍以面對牆壁的祭台，背著參與者，自己喃喃自語的形式舉行彌撒，我就無法回應及分心在想自己有沒有走錯聖堂。

我愛我的教會，因為她是大公的，我走進任何地方的聖堂，都有回家的感覺，身旁的參與者就算語言不同，都是我的兄弟姊妹；就算我用與當地人不同的語言對答經文，亦很少碰到奇異或不友善的目光。我之所以能這般自由而投入參與不同語言的彌撒，主要原因是藉著參與本地化的彌撒，逐漸明白禮儀的意義，而更影響自己的信仰生活，與主建立更親密的關係。因著這關係，不只主日要參與彌撒，每天晨早，無論風雨，我都會到聖堂參與彌撒，並與神父及早上參與彌撒的一班教友建立非常共融的團體關係，互勵互勉，渡好教友的生活。我們一班老人家老教友，亦會緬懷一下舊日的教友生活，記得大家小時候，到聖堂「望」彌撒，神父「噤哩咕嚕」，完全不知他念的是甚麼，參加歌詠團，亦不知歌詞內容及意義，只是偶爾聽到神父的解釋罷！不過，大家都公認自己小時候乖，守規矩，所以不知所謂，仍覺得自己是敬拜天主。幸而，在神長們的努力下，中文彌撒經書面世，中文的禮儀亦日見完善。在相比之下，當然是母語彌撒教人更投入及更容易表達對主的愛慕之情罷！我最開心的是我們的早晨彌撒，間中也有一班班的大陸教友參加，因為許多大陸聖堂都使用香港的彌撒經書及頌恩等，所以他們即可完全投入禮儀之中，無分彼此。

我沒有修讀任何神學，我只是一位普通的平信徒；因此，我更感謝曾為禮儀本地化而出過力的人士；因為他們的努力實在令許多如我般普通的教友更認識自己的信仰，更了解我們的主是普世萬民的主，不是

單一語系的主；是可以接觸的主，不是遙不可及的主。說句老實話，以前，因著語言的障礙，我們的信仰是活在「估」的情況下，而有心去「望」又是否足夠呢？對不起，為現在的我著實不足夠，因為我已不能單靠守規矩度日，我需要清楚的禮儀來滋潤我的生活，我需要以我的信仰生活去影響自己及其他人，我需要使自己和更多人看見天主。

為我這一個領洗四十多年的教友來說，香港教會在禮儀本地化方面著實是成功的；我希望神長們，特別是華籍的神長們，在這方面要繼續努力，祈求聖神指引，使基督信仰洗除「洋教」之名，在中國的土植根，開花結果。其實這一願望早應於康熙年代實現，因為從以下康熙的詩聯：「天門久為初人閉，福路全是聖子通。我願接受神聖子，兒子明分得永生。」就知道康熙已認識基督信仰，可惜的是當時在教會內翻起中國禮儀之爭，待放的蓓蕾被連根拔起！這是一件多可惜的史實！中國人民接受福傳這大好機會因何被糟蹋呢？

當年經師指斥耶穌破壞傳統，不守安息日；今日耶穌的跟隨者，竟然當起死守傳統的經師來。耶穌說：「我來不是為廢除，而是為成全。」若我們相信耶穌仍在我們中間，仍在不斷成全我們的話，我們何需堅守，何需怕失去呢！